

中共杀害法轮功学员 案例被联合国记录在案

齐齐哈尔晨曦

第一百一十一期 二零一零年三月五日

中共政权非法任意处死受关押者一直是遭世界谴责的人权犯罪，近年来大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更是引起关注。在联合国特派专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先生二零零九年提交联合国的年度报告中，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问题备受关注，他列举了向中国政府征询的二十个案例，其中十六个是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

奥尔斯顿先生在代表联合国致中国政府的公函中指出：“我们想请你们的政府关注这十六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拘禁期中，因伤害而致死的案例。他们都是在执法人员的监管下死亡，或者在拘禁释放后极短的时间内死亡。我们认为这些人被逮捕及死亡的唯一原因是他们

是法轮功学员。

这十六位分别是来自辽宁的胡艳荣、白鹤国、范德震、刘权、陈玉梅、杨景芬；黑龙江的黄化俊、侯丽华；山东的宗秀霞、钟振福、孙爱梅；北京的于宙；上海的顾建敏；天津的顾群；陕西的武新民和内蒙古的熊正铭。顾建敏女士，上海浦东新区居民，二零零八年三月一日，被上海浦东新区的洋泾派出所的警察拘捕。

她的先生被叫到派出所并前往邻近的管理处填写保外就医的文件，当



■ 菲利普-奥尔斯顿先生在日内瓦联合国会议期间聆听证人发言

他到达医院时见到他的太太眼睛凸出，瞳孔放大，口中流血。虽然有三十几个六一零办公室（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的恶警在场，但无人伸出援手。顾女士于零八年三月十三日去世。

奥尔斯顿先生根据法轮功人权投诉的案例，将这十六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情况作了详细记录，并成为联合国官方永久的、公开的正式纪录。

同时，法轮功人权也提供了参与迫害单位和凶手的名单，如：松峰山镇派出所的警察，万源市第一看守所，上海浦东新区的洋泾派出所，北京通州区的看守所等，也都在联合国报告中留下了详细的记录。◇

齐齐哈尔徐林山、梁金玉 生前惨遭泰来监狱酷刑

（明慧通讯员黑龙江报道）徐林山和梁金玉，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居民，因不放弃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权利，屡遭中共警察绑架和酷刑残害，分别于二零零八年二月、二零一零年二月被迫害致死。两人生前均遭泰来监狱残酷折磨，直至奄奄一息才被放回家，不久便悲惨离世。

徐林山，五十七岁，因坚持信仰，被跃进派出所在寒冬浇凉水、坐铁椅子、戴手铐。跃进派出所警察在副所长石少双的指使下，将板凳弄断，用断裂的凳子扎徐林山的胸口，他的胸部血肉模糊、背心成了血衣。

在泰来监狱，徐林山被狱警用针扎、被灌浓盐水、后来被迫害出现肝硬化、肝腹水、肾衰竭、化脓性脑膜炎等症状，瘦得皮包骨、脸色发黄，神志不清、失去记忆和知觉，经穿刺



法轮功学员徐林山、梁金玉



治疗仍处于病危状态。

家属一再要求放人，遭监狱拒绝。直到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泰来监狱才让生命垂危的徐林山“保外就医”。当时徐林山无知觉、大小便失禁、瘫痪不能自理、腿部聚筋、不能伸直、不能碰，经检查，其右腿股骨头的骨头已折断。家属和狱方交涉要求治疗，狱方抵赖。徐林山在生不如死的极度痛苦中煎熬了两年，于零八年二月十一日含冤离世。

梁金玉，六十六岁，齐齐哈尔碾子山区北方微电机厂职工。以前患多种疾病，九六年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健康。零二年四月，梁金玉看法轮功著作，遭到跃进派出所绑架，当晚，恶警们蜂拥而上，对他拳打脚踢，他的脸被毒打肿胀变形，左后脑部开裂，浑身血肉模糊，卧床不能自理，被褥上是由血迹构成的人形，惨不忍睹。

梁金玉后来被非法判刑十年，在泰来监狱饱受各种酷刑。一个灭绝人性的狱警，用针乱扎其生殖器官。二零零三年梁金玉被毒打致脑出血。零五年他身体恶化、脑血栓奄奄一息时，泰来监狱勒索家人六千多元，将其释放。此时梁金玉已神志不清，失忆、失语、大小便失禁。梁金玉于二零一零年二月五日九点三十分在身心被摧残的极度痛苦中离世。◇

齐齐哈尔市伪法院欲非法枉判大法弟子武晓红

齐齐哈尔大法弟子武晓红绑架案，已转至市法院，伪法院欲对武晓红非法判刑五至七年。◇

下面所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希特勒“狼人”计划的悲惨故事。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的意义在于，如何停止今天正在发生着的同样的悲剧。

(一)

一九四五年，二战进入尾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将对德国纳粹发起最后的毁灭性打击。此时希特勒的军队，已经无法得到兵力和装备的补充，处于强弩之末。

早在一九四四年，希特勒就丧心病狂地开始实施“狼人”计划，即鼓动全体德国人民组成游击队，拿起武器，全民皆兵。由于德国兵员缺乏，在“狼人”计划的实施中，训练青少年成为间谍和破坏份子，让他们携带砒霜和炸药前往盟军战线的背后进行活动，就成为主要内容。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弗兰茨与赫伯特这两个男孩，作为“狼人”被空投到艾弗尔山的敌军后方。由于党卫军将这两名男孩空投的地方距离目标太远，结果没等他们开展活动，就被美军巡逻兵捕获。经过审讯，美军第九军军事法庭以间谍罪判处他们死刑。他们的辩护人，一位美国军官，向法庭递交了赦免申请书，说明他们只是未成年的孩子。几个星期后，他们被告知赦免申请被拒绝，并在第二天十点执行枪决。

在给父母的遗书中，弗兰茨写道：“我这样做是深切地希望为我亲爱的德意志祖国和我的人民服务。”

或许，直到这个时候，他们还不清楚，他们为之献身的第三帝国已经离最终的覆灭只剩下最后的三十四天，还不知道，他们所崇拜的帝国元首希特勒早已在一个月前就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一九四五年六月一日清晨，德国布伦瑞克的采砂厂中，两名德国少年被紧紧地绑在了柱子上。随着凄厉的枪声，他们默默地死去了。此时，弗兰茨只有十六岁零五个月，而赫伯特也仅仅才十七岁。

像这样悲惨的事件，绝非只发生在弗兰茨与赫伯特身上，在纳粹德国时期，何止成千上万。

(二)

那些原本应该充满朝气、纯真善良的少男少女们，为什么成为希特勒狂热的追随者？为什么这些人临死都不愿意承认他们是为“一个出卖自己，欺骗自己的政府”而送命？他们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还是一名

由希特勒的“狼人”计划想到的

狂热的纳粹分子？历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希特勒时代不仅是一个独裁暴政的时代，更是一个充满谎言与诱骗的时代。正如希特勒自己所表述的：人们“常常是察觉不到坚决支持的是一种背弃人类社会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排除了。”通过戈培尔指挥下的纳粹宣传机器喋喋不休地灌输，德国人民完全接受了它的一整套思想：纳粹专政具有合理性，其价值观合乎历史发展规律；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兴”，“为了日耳曼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有理由将“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并消灭”。除了灌输对“敌人”的仇恨外，纳粹也要求人们去“热爱”，把人们对国家和民族热爱歪曲成“热爱”专制政权、“热爱”国家元首——无限忠于希特勒。当他们年轻的生命成了纳粹的牺牲品时，也向历史敲响了警钟：一个强权暴政最可怕的还不是它暴力的一面，最可怕的是它编织的邪恶谎言——那谎言可以剥夺人们的思想、扼杀人们的灵魂、用仇恨摧毁人性，把“人”变成“魔鬼”。

(三)

这样的历史悲剧本不该重演，但今天却正在你我身边上演。

当年戈培尔的宣传部早已搬到了一个东方古国，宣传花样翻新了，但本质同出一辙：为了所谓“解放全人类”，实现所谓“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为了所谓“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有理由对一切中共所认定的敌人进行“仇恨”与“暴力”。同时把所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观念彻底打碎，代之以“党文化”的世界观——判断一切是非对错的唯一标准就是——无条件服从中共，再自诩成民族的救星、人民的代表，把国人对于民族和国家的热爱，扭曲成对中共的感情，对所有批驳中共的言行冠以“反动”、“搞政治”、“泄露国家机密”甚至“颠覆国家罪”。当这些观念被塞进人们的头脑后，一次又一次腥风血雨的政治运动便登场了。中共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迫害死了八千万中国人。但最让人痛心的是，这样残酷的事实和父辈们被中共所欺骗的惨痛教训，并没有被更多的

当代青年所了解。在中共从小到大日复一日的教育灌输与虚假宣传下，青年一代依然会轻易相信中共的谎言，只不过仇恨的对象和理由改变了一下而已。

据明慧网二月二十二日报道，二月十五日在法国埃菲尔铁塔前，一名中国游客、天津大学的大三学生贾乙超袭击法轮功学员成先生，用大石头把成先生头部砸出五厘米的伤口。作为法国“退党服务中心”一员的成先生，当时只是在向大陆游客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希望他们能够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退出这个邪恶的组织，为自己和国家选择美好的未来。

贾乙超当场被法国警方逮捕，被扣留了护照。法国巴黎大事法庭对他做出八个月监禁缓刑执行的刑事判决，命令他向法国有关当局支付一千欧元的罚款，另先行预付受害人成先生经济赔偿一千欧元，余额待估。

这个大学三年级学生为什么会如此仇恨法轮功呢？同行亲属表示，因为他在国内看过很多中共媒体挑起仇视法轮功的宣传报导，导致他在众目睽睽下行凶。

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年的迫害中，中共一直在用谎言抹黑法轮功，煽动人们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特别是对于青少年的洗脑更为严重。它直接把诬蔑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写入课本，致使在法轮功真相广为人知的今天，还有很多青少年对法轮功有很深的误解和敌视。而且因为中共一直混淆“党”和“国家”的概念，不断歪曲爱党就是爱国，使很多青年误以为维护中共就是爱国；当听到有人说中共不好就误认为攻击中国，心里产生严重抵触。甚至在自由社会也不愿意去了解中共罪行的真相。

其实人们都希望能够保持理智与清醒的头脑，为自己的人生做出正确的选择，然而在一个充满了谎言的环境中，这真的很难。但是只要您愿意去接触更多的信息，去读一读在大陆已经广泛流传的《九评共产党》，点击一下安全快捷的破网软件，您就会走出那堵红墙，看到那个本应该属于您的真实世界。

(文/觉醒) ◇